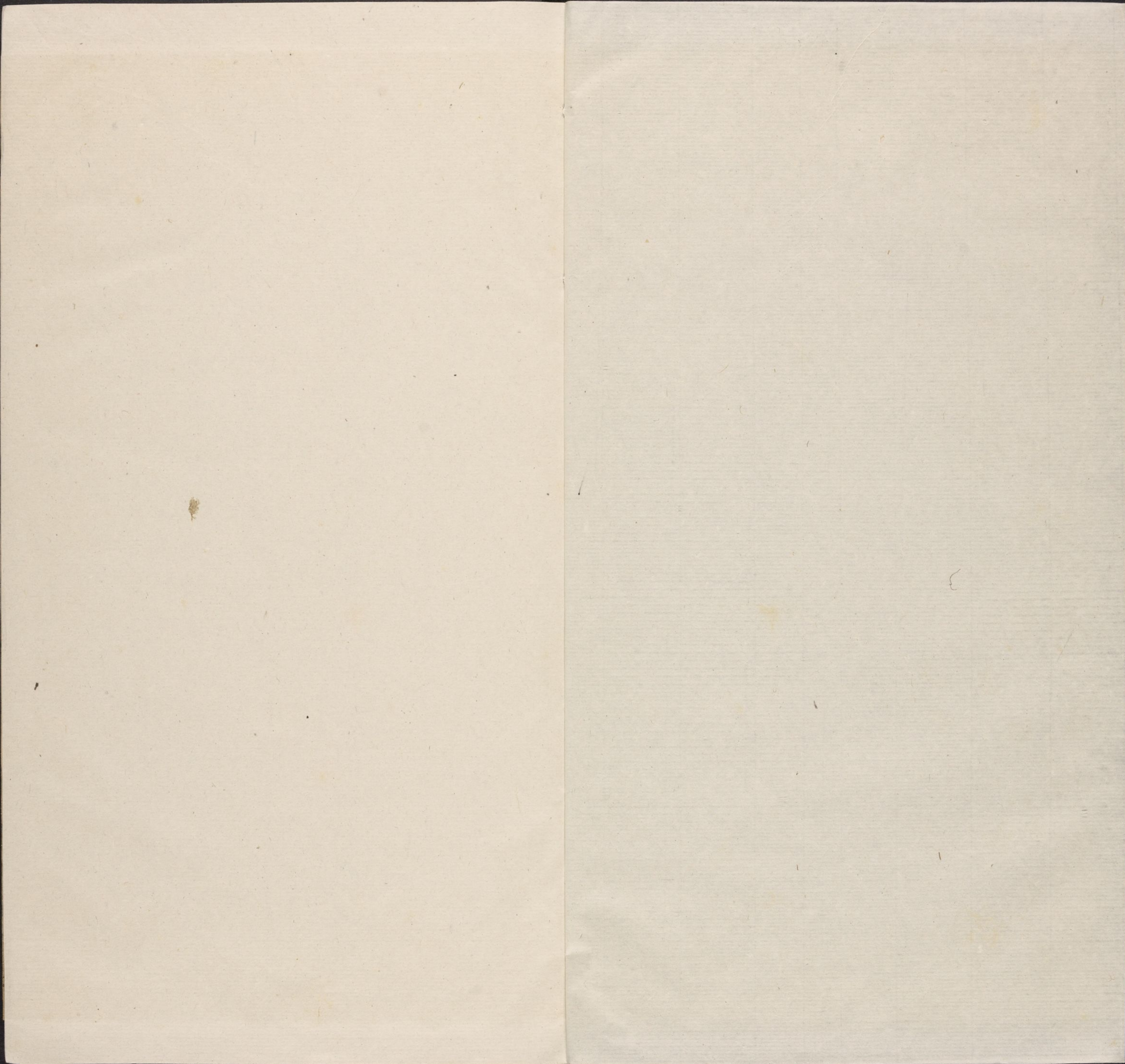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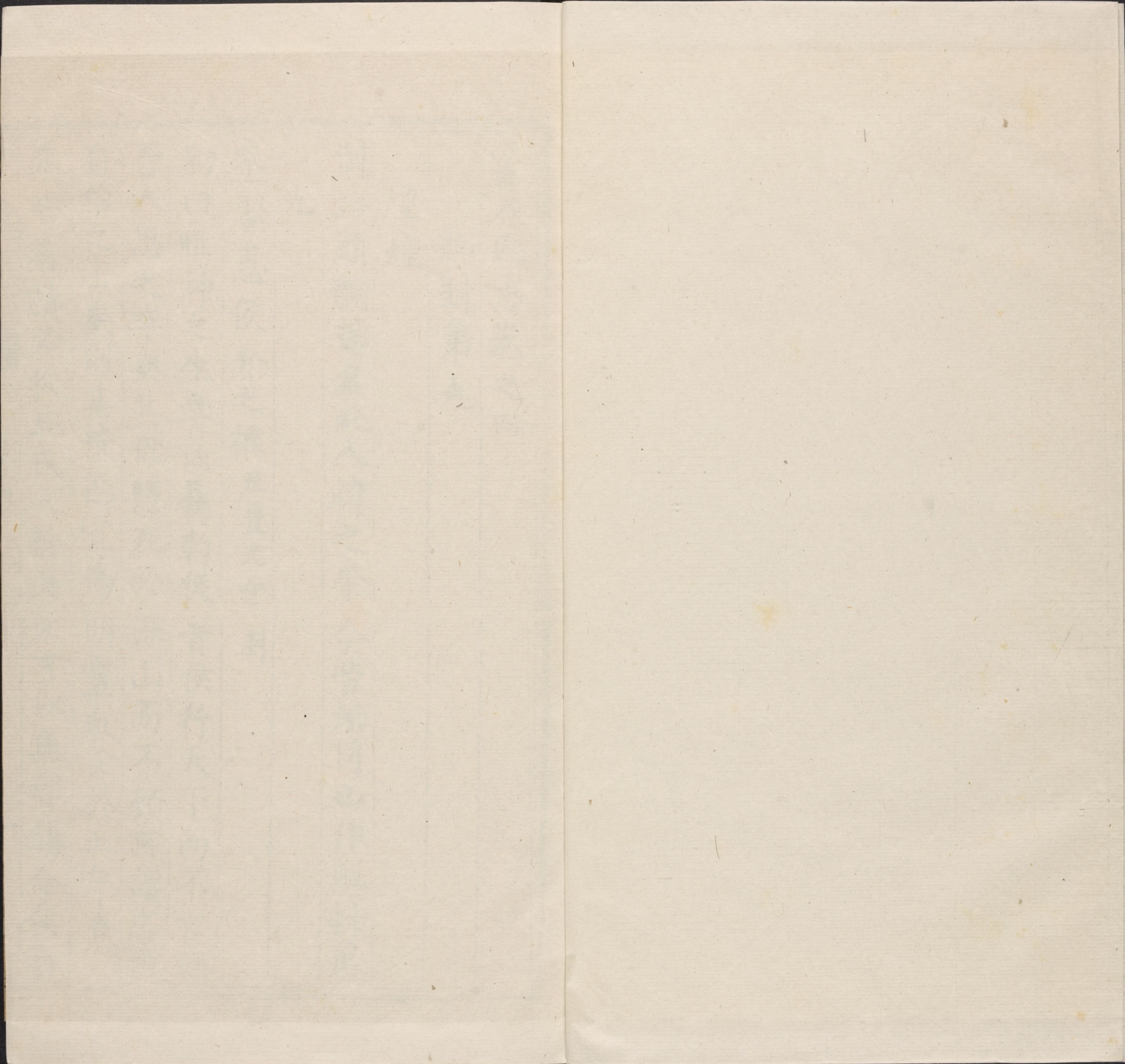


3150/1116.8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7 1940

4





靈石縣志卷之四

馳封第九

煌煌

制詔顯親揚名此人情之榮今昔所同也作馳封第九

宋崇惠侯介之推元豐元年封

勅曰惟神之生嘗以羈勒從昔侯行天下而不言祿
晉人思之卒與其母隱死於深山而不顧可謂忠廉
自信之士矣則其歿也宜為明靈血食於土守臣
來告有禱必從庇民之德是不可以無報錫命侯爵

神其享之宜封繁惠侯

明應天府府尹張執中

洪熙元年贈

制曰朕躬承天序統御華上災春念舊勞咸俾叙進
永懷冥漠宜有均恩故應天府府丞張執中

先皇帝奉天靖難之時爾實從予居守効其勞
勲盖有歲年雖已進其品秩曾無幾而物故九原
已遠一念未亡今特贈爾為嘉議大夫應天府府
尹尚其有知服此嘉命

贈吏部員外吳海宜人鄭氏

子珉貴先贈主事安人成化
十七年

制曰朝廷簡任才能以勸夫臣之忠因推恩典以遂

夫子之孝故親雖不存而命必及焉爾贈吏部稽勲
司主事吳海乃本司署郎中事員外郎珉之父積善
弘慶延譽鄉邦有子登庸祿不逮養嘗以之而錫褒
命予今進官亦用進爾之秩特加錫爾為奉直大夫
本部稽勲司員外郎尚克歆承永慰冥漠

制曰孝莫大乎顯揚恩莫厚於褒卹朝廷推恩臣下
而必追榮其親者盖崇孝理以示激勸也爾節婦贈
安人鄭氏乃吏部稽勲司署郎中事員外郎吳珉之
母孀居守志旌表有年子官於朝爾乃蚤沒嘗推所
自錫恩命矣今子有欽遷之榮爾亦宜加卹典茲特

進為宜人服茲寵光永賁幽壤

贈新城知縣房登孺人趙氏以子韞王貴嘉靖三十八年

勅曰父母之教以成子為賢子之仕以顯親為貴矧

夫天道之佐善人不於其躬而於其後肆

朝廷之賚 恩命既及其子必及其親爾房登乃直

隸保定府新城縣知縣房韞王之父夙敦家範素

鄉評爰有令子為朕良牧爾之 貽穀信可徵已是用

贈爾為文林郎直隸保定府新城縣知縣祇歆渙渥

之恩丕闡幽潛之德

勅曰人子於父母之歿也莫不有永感之恩

國家體臣子之情也是以有借錫之典爾直隸保定

府新城縣知縣房韞王母趙氏慈而能訓勗子成名

爾爾先朝露能無惻乎是月贈爾為孺人祇服愍綸

式慰冥漠

贈馬龍州知洲張東山以子鑑貴先贈知縣需人

制曰服采之寮位不滿德餘慶所及仁率其親爾贈

文林郎樂亭縣知縣張東山乃雲南曲靖軍民府馬

龍州知州張鑑之父砥志清修屢施陰德克勤慕職

志效閩西啓佑戾闔風行盤瓠特贈爾為奉直大夫

雲南曲靖軍民府馬龍州知州藉茲五馬之榮永慰

九泉之慕

制曰不知其母蓋視其子和在寄愛篤柴榮親釜
鍾不逮恩命應霑爾贈稱人房氏乃雲南曲靖軍
民府馬龍州知州張鑑之母穆踐壺儀翼襄幕職
敦和委煩啓祚昌宗懿訓既孚慈顏已邈特贈爾為
宜人服茲明綸光於泉壤

廣西南寧府橫州知州王純心宜人楊氏

以子寵貴先封承德
即安人崇禎四年

制曰朕聞厥子肯堂厥子肯構言子之能幹家也誰
實貽謀有作室而蓄田者矣朕稽續緒其何靳以贊
書爾王純心乃廣西南寧府橫州知州寵之父德字

雍容道懷開即情深孺慕素心不改啼采恭篤友于
白首猶然共被人共稱為通德天更予以大年嘉爾
廷謨貽予國寶茲用封爾為奉直大夫橫州知州爾
宅心醇厚而不耀於時以屬子皆爾餘也進之在子
之自樹且有後命

制曰玉立而潤蘭生而芬由厥種也賢令保民不啻
藤下置之而非種慈澤則亦不能以神君著爾楊氏
乃廣西南寧府橫州知州王寵之母奇操獨邁內則
允閑克惠以溫飭蘋蘩而曲致寶慈與儉其藜藿
以常安操絲枲於燈前灰惟作字指圖書於架

上膽可和九嘉爾封鮪之賢宜享詔燕之報茲用封
爾為宜人爾視弋視加未愜夙願者得爾子而酬矣
服茲寵光永介壽祉

贈大中大夫登萊海防監軍丘八倫道布政司叅政宋
時德淑人 氏以子之偶貴先封禮部郎中恭人

贈大中大夫霸州兵備道王官一淑人馬氏以子之楨
貴先封工部主事恭人

贈文林郎山東兗州府費縣知縣閔春孺人何
氏以子國脈貴

國朝

贈承德郎淮安府同知房建極安人何氏

以子恭

贈懷遠將軍開歸鎮遊擊韓仲清淑人武氏

以

孫進貴順治十年

贈懷遠將軍開歸鎮遊擊韓廷貴淑人耿氏
子進貴順治十年

朝廷三載考績惟思悉如子戡此曲体人情之至意
也報親之念既酬事君之心益勸忠臣孝子囊
海增輝繼起者宜思奮焉

文藝第十

事堪紀載非文莫紀地有傳人非文莫傳是文
獻之見重於當時而足為後人之徵信者莫文
藝若也作文藝第十

書籍 四書大全 二十

周易大全 十二

書傳大全 十

詩傳大全 十二

春秋大全 十六

禮記大全 十八

仁孝皇后勸善書

為善陰騭 四

孝順事實

五倫書 六

性理大全

六禮集義 四

大禮纂要二

藝文類聚十二

秦漢文四

文章正宗十六

會試程文一

何大復論一

嘉祐集二

縣志一

詩集一

碑文

靜昇里廟學記

元邑人張允中撰

靈石縣東北有鄉曰靈瑞里曰靜昇里之耆民南
塘輩歆廟夫子於里中述告諸縣大夫廣平冉君
大年君聞之曰善樂然一堯董其功一旦會暇詣於

上視方相趾南俯通衢外薄谿澗縱六丈四尺與武
衡如其縱而加丈六馬鳩材庀役命梓者斲陶者埏
鐵者鍛朽者鋟起堂三楹四楹基高柱櫺不鄙不華
像聖人於其中左右配以顏魯既落成即伐木杵土
廡於東西以庥學之師生棲其門以禦中外子午甚
稱將勒石以壽其傳於是來謁為文終讓不可竊
聞禮釋奠先聖先師後世上而京師下而郡府州邑咸
立廟學蓋守土令之與哉師儒者主其祭民不可得
而祀焉噫吾夫子豈惟長吏學官獨得而祀耶科
生俗士獨得私耶禮謂凡飲食必祭祭夫肇造飲

食之先民也以我之今日得飲食者非斯人之力其
誰與且唐堯之時洪水橫流非禹治之人其魚矣傳
曰微禹吾其魚乎人既得平土而居我之今日得不
為魚而為人者大禹之力也禹之報祀其不可廢
况吾夫子當周之季王室日微諸侯日強扶人極
作春秋尊王黜霸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墮於
禽獸之域而人其人迄今千數百年垂大經大法
而使我之今日而獲為人者吾夫子之力也由斯
言之凡主綱常而內倫理者疇祭非宜斯廟學之
建自一里而推之一鄉而一邑而一郡奚啻知祠夫
子而不祀淫昏之鬼學古道而不學異端之教其自
格物致知誠正修齊治平之學以明經義以策時務
裨益於國家者未必不自此建廟學始

重修漢淮陰侯廟記

元集賢學士歸賜撰

靈石南二十里有廟祀漢淮陰侯廟山巋然踞道
上南北過者多入謁至正之庚子夏前陝西諸道
行御史臺中丞某河南行書叅知政事某過而
謁焉懲其久不治日入於堙各出私錢付縣主者
重修之侯漢佐命臣也有大功世咸思之故祀之也
矣之功在漢漢祀之可也夫何祀之今尊有德貴

有功古與今一也矣之功可貴也貴之斯祀之矣
又因以為勸非有私於侯也世之稱侯者類曰善
戰吾以為不知矣夫善戰也自以殺人為功者也殺人
為功者庸可祀乎殺人而祀之是率天下以殺人也
方項羽去咸陽歸彭城也詔侯皆其所樹置天下
莫強焉高帝失職王漢中嶠嶇山谷間栖栖然如
遷人爾天下之勢以為在項王者什九矣一起為將
漢遂為雄拜而上坐從容數十百語而項王之為
人與其所以亡及漢之所以取楚者莫不具漢卒用
以帝四海其得與張留侯以蕭相國號三人傑識者

以為在此不獨以其戰也天下不為漢則項王帝項
王帝則生民之禍未有所息也有功於漢亦有功於
天下也有功於天下者可無祀乎或曰侯以大逆死
功固不足以盡之矣雖不祀亦可也大天下之所知
者侯之功也其罪則漢獨知之而天下不知
孰明其為誣也天下公論之所在也淮南王布亦有
功於天下者也未聞有祀之者以其反也反而祀之
則亂臣接迹矣靈石之有廟何也侯所經也靈石者
自漢適趙之道也侯嘗王齊與楚矣而本侯之功者
史所稱也且言祀侯者以其功不以其爵也廟始金

明昌大德嘗增葺之聞有故記石勒而文不屬所可見者如此也

重修河東公祠記

都御史邑人吳珉撰

靈石邑城西去一舍許里曰子夏里之南有廟一所像大賢卜子夏於中里人春秋祀之歲久寢壞弘治癸亥春義官牛寧屈達里望族也慨然歆修治先出已資以倡尚義者衆皆樂捐施恐后未幾百費咸備乃擇工匠興作自正殿及兩廡墻垣朽者易頽者補弊者繪缺者增重修河東公子夏於中仍於庭之中央建樓三楹祭享之日伶人奏樂於上以和神人門垣既

崇啓閉有鑰牧豎樵子不得遊嬉於內遠近瞻望廟貌森嚴金碧輝映煥然一新工既畢寧介其姻友司訓張君廷器請學請予記之按史記李元言魏成東得卜子夏文侯師事之通志記寓賢子夏晚年退居西河教授後世因追封河東公墓在河津縣書院在汾州祠有五一在靈石子夏里蓋魏都安邑靈石赤魏地也當時遊西河亦嘗經此后人思其教崇其過故立祠名里示不忘也夫聖賢之教扶持人紀功在萬世有天下國家者隆尊崇報祀之典固所宜也而窮鄉僻地亦能敬仰休風而思祀之可見吾儒

之道灌溉於人心者曷嘗有間哉雖然予復有告焉
立祠祀賢固感其教矣苟感其教而不淑諸身則亦
徒感耳必也於集衆釋奠之時觀其像則其教可思思
其教必驗諸躬吾里之人果敦孝弟乎果崇禮讓乎
務謹其所已能而勉其所不足俾譎然仁孝之俗興
則立祠之本意得矣若徒為觀美玩樂之所則反為
褻焉已耳尚其念哉是為序

靈石縣重修廟記

王公令靈石之初嘉靖己未歲未之任掌儒學教師公訓
導張公王公憐廟學傾圮請於上動師生俸銀七十兩
餘重修學方舉公下車遂任諸已曰修學乃有司先務
師生力何能舉况俸銀有限奚足以供土木之費於是
多方布置鳩工措材擇民間有為者董其役不踰年而
功告成圯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改
觀而靈石之士氣亦皆鼓動興起闔學士撰公之績徵余
為記余不獲辭則謂之曰爾多士知公修學之功矣亦知公
修學之心乎昔國初之設立學校所以涵育士類期以自修

其學也今公之修學乃所以二承德意亦期士類之自修其學也夫士之修學學爲聖賢而已聖賢之學心學也博文以爲門約禮以爲地故孔門七十子有因之而升堂入室者有因之而幾於一間者有因之見富美宗廟百官者諸子自修之學固不能殫述莫非日新懋昭高吾道之宮墻者也是以古今言善學者歸之我

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未嘗不在是故我文清公奮自山右固以科目進而反躬實踐學至樂地視孔門諸子博約之學又何多讓也夫薛公非有異人之學持能自修其學耳爾多士亦能窮理義以求博反躬以

求約景行先哲推之以庇覆斯世斯民庶無負 國家立學之意我公修學之心矣若爾競長筆墨後志青紫甚而儒名墨行假衣冠以爲奸是吾道之毀瓦畫墁者也抑何心哉夫博約之學即堯舜之精一也靈石古堯舜地而心法之胎猶有在人心而未泯者茲因學以鼓之寧無興起如薛氏者乎余故爲之記公名植陝西安定人

增修介廟碑記

邑人張騰芳撰

先生姓介諱之推子推其字也昔重耳因驪姬之諛出亡在外一十九載先生偕舅犯五人從之重耳之食於曹爲之割股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及還嗣諸

侯位先生與母隱於綿山重耳求之弗得遂火其山
冀其出也而竟以死自守重耳賜綿山田曰以誌吾
過且旌善人乃祠於斯凡有禱即應而綿人至今傳
之歲時臘莫不興思清明節禁火三日為焚山時
故也竊以先生從亡於前而隱遯於后不知者誣
作龍蛇乃以為怨其知者不言晉祿乃以為清自
今觀之不知者固為不知其知者亦未為深知者也
先生從亡日久重耳心事已窺之熟矣當時周旋不
舍委質為臣蓋不忍相忘於患難之中耳及即位
遂浩然不顧者意者重耳器量詭譎有餘可

與共患難而不可與共安樂也雖子犯以舅氏之親
尚有濟河之誓厥后果殺顛頡以殉軍中從亡之恩
一旦頓忘之矣則先生之不去不為無見且剛正不
屈之士豈與徇徇霸術者相為君臣也哉此固先生
之心而人所不能知者矣豈難封於宋碑已詳至我朝
嘉靖十有七年九月本縣尹武都種公奎者下軍謁
廟見其兩廊促狹遂諤然曰古所謂鄉先生者沒
而可祭於社况先生生前忠孝死後靈明有俾於
吾民者多矣何廟廊之不廣如是耶因命鄉
老增建兩廊二門拜大門過廳外碑坊二門外官亭

共三十餘間量工命日不愆於素且公事畢時至
考驗廟深邃瞻者起敬與前大不同也且起春
秋二祭命余為文並碑記以傳於後愚不敢辭
乃為銘曰惟侯出亡從君入山携母忠孝兩全
高風千古建祠於綿祐我靈土惠降甘霖厥
施斯普

重修郭家溝橋記

河東僉事耀州辛珍撰

橋在韓侯嶺之南常家山之北各五里去府治二百
餘里是為燕冀之衝秦蜀之經也玉溪王先生曰宜
紀其成勒石詔遠近溪張先生曰俞匪作孰則匪

載孰傳易世而化遷聲物氓矣茲遠矣乎迺命靈石
曰稍騰漢狀若興廢建治之由稍亦素佩先生之烈
喜而附狀於珍以紀之珍拜手謹按狀云二山密相聯
北而溝夾焉崔巍截出與太行相參固亦太行之脉
也歲雨集則綿山及衆壑之水瀕洞奔趨日浚歲深
遂益怒窪是故兩坂峻倚通乎底極高深甲於晉甸
陟降於茲者輪蹄九駛靡不驚眩而憂僵蹶也况陰
雨則溼澍滑澁寒涸則崇叢蔽景積雪堅凝者哉此
亦晉途之至險也珍自秦遊燕如所陳蓋俗嘗矣橋
於古昔不可稽國朝正統間有內臣郭其氏者奉命

出此閱茲險艱奏調府所轄郡邑僉丁趨事可謂曠
舉矣碩成而復圯豈謀非其人將大水時齧非人謀
可盡抑氣運有數默有待然也姑合草牘已百二十
餘年於茲矣乃嘉靖元祀壬午御史王公秀守巡馬
公卿金公鯉秦公備府守廖公紀後先繼至聿求厥
成飭其縣尉紀經以總理董率之司擇其民李琦刻
伯純僧張海峰以募四方之財發粟以補食取煨以
俾用於是群工協力斲石常家山之阿輦材汾水之
曲而甃甃舉輓一縷統菽粟之類亦以時庀於是砥其
塘以壯基和其旁以殺水之勢導之汾以為水之歸

水洩則制備矣既而於北厓南面構閼王行祠兩楹
所以報神休而資默相也夫人謀既協鬼神其依足
以與坤靈並運矣珍曰不奪民有天下之善財也不
廢農時天下之善力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天下之
善勸也夫是舉也財以千百計而民不知力以千百
計而衆不擾勞及四年不可謂不久且甚也而百姓
不以為怨其術云何亦諸君子處置宜而三善備焉
然諸公往矣先生碑而其人始傳諸公聞之必有失
是功者王先生名溱家世開州登辛未進士嘗於府
北郊高河之上作公濟橋其功倍之公濟其字也其

興功濟物夷險亨屯類如此張先生名相字子良臨
清人以丙戌進士推是府允弼庶績云前推府喬公
年霍守宇文鏞者則首事時贊襄者也

潔惠侯合龍碑記

知府孝義趙納撰

潔惠侯祠祠有周晉高士介子也潔惠侯蓋宋元豐
時所錫謚爵云祠在介山之麓即先生與母偕隱處
於乎先生高潔古介尚之而寒食遺思尤密邇鄉縣
嘉靖甲寅春余走謁於祠下酌生平之景仰絳躋時
之塵容挹生氣於十載之前起良心於感慨之下有
激蕩奮懦起然而獨立者會介人趙廷會氏以祈雨

應修龕祠中同郭廷周氏屬余文以紀歲月余惟世
之論先生者皆高其義於既隱之日而不知原其心
於未隱之時則於先生嘗有遺論焉夫先生從亡晉
文公十有九年及其歸國始逃遁於綿以死致身多
難之秋退身功成之後既不居夫寵利又何顧於聲
譽棲迹山川之阿抗志霄漢之上羞貪盜而不伍遠
爵祿其如乃蓋晉室諸臣莫高於先生者矣彼為龍
蛇之章者是徒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悲夫是
故寧慷慨以殺身從容以就義豈敢委過於君實惡
苟同於世矧君臣之義未始先逃子母之倫終不後

失齊死生於一瞬渺天地而委之非據矯亢以上人
豈徒溝壑以為志假先以隱為志則便於已而無益
於時若終謂仕為通則利於世而或在乎已惟先生
之出處兩無負焉想其從亡在外則已囂然有山林
之思及乎身隱奉親則固悠然無悶悔之意嗚呼賢
哉達人高尚何容易知世無孔子孰知夷齊之不然
哉然則先生雖自以為出怨言吾謂其心之不然也
即使當時祿及猶將隱焉不祿而去其所以不潔其
名乎不然有母勸之有君求之既為祿不及而去也
胡不為祿及之而來也由此觀之可以知其人矣乃

若生而無祿死而爵之恐亦非先生本意但前朝事
典未容輕言於是為之銘曰於惟先生遭國多難擇
君從之艱危匪憚居既定宅義不居功國事有託身
隱將終豈為懷怨其此投林惜哉從者不辨其心舉
世醉濁獨爾醒清氣高千古無論死生仰止高山白
雲遠舉我思哲人徒勞延佇永言馮心爰風高蹈庶
幾秉爨獲茲同好

祭潔惠侯文

介休舉人李希松撰

恭聞忠者天地之大義孝者天地之常經清者天地
之大節烈者天地之浩氣維神始委質於晉猷維從

輔於文公驪姬讒譖重耳出奔五臣從難神寔與中
經曹過衛之楚之秦周旋艱難不避其身奄豎竊藏
割股食君及秦納入推賞褒旌子犯之輩貪冒大功
義罪賞奸上下相蒙耻食晉粟身隱無文賢哉聖母
同隱綿山文公覓踪蹈火焚身原其終始望神聽聞
夫為君割股忠貫古今奉母歸山孝達神明耻與同
朝冰冽之清枯骨煙燼浩然之貞全此四者天地之
精神靈洋溢充塞無窮血食綿延廟貌常清蒼松凜
凜古栢森森神之清烈隨地而生丹葉敷青丹藥土
紅神之忠孝即物而徵侯封潔惠百代高名威司雷
霆萬里蒙恩荷神明之感應沾發育之弘功虔修牲牲
祈神格歆

重修義勇武安王廟記

知縣白夏撰

王祠徧寰宇而吾治靈石祠之者廣且備王家世河
東茲邦為桑梓近地意當年經寓必多雖千載後其
英爽猶戀戀也縣南二十五里郭家溝橋北舊有祠
靈享異諸方民有事必禱禱輒應然因就相承未底
崇極而基址偏側湫隘民庶囂雜甚非所以妥神靈
愜人意也且橋亦歲久傾欹行人病涉萬曆乙亥致
任良鄉典史王公慶新任長安典史石萬良拜耆民

張朝用等請諸當道易橋木以磚石堅實完固再鑿
吊橋於要衝用過賊因并議王祠不稱乃審曲面勢
擴益舊趾斬北山數十武前高王殿三楹袍屐如之
後依山寢宮無梁殿亦三楹俱繞以垣墻護以欄楯
廣前隙地為屏蔽前昇為磚牌坊三空題其上曰天
險橋橋之西另穿土空以居焚修者規模衍敞體制
恢宏黝堊丹漆煥然炳耀落成而祭人心慰暢公慶
等復叩縣堂請記余唯忠義立人之大節論將者必
本諸此而勇力不與焉王之名著當時聞後世雖老
夫孺子談三國之事者皆踴躍歡忻以為王助然不

過稱其英雄善戰力敵萬人耳此不足以知我王也方
漢之季四海鼎沸群雄角逐其聲震蕩如袁曹孫
呂之輩皆霸據一方彼徼功名圖富貴者孰肯去強
就弱舍安即危哉乃王則委質昭烈左右周旋稱人
廣衆中亦侍立終日屢至危迫而忠義愈奮誠有見
於天下者漢之天下漢政雖不綱而昭烈固帝室之
宗也輔之則足芟刈群雄匡復漢業自河東道樓桑
邱傾心昭烈蓋於順逆之理去就之義已籌之審矣
其乘勢犯分崛起陸梁者王視之真鬼蜮耳肯為
之屈乎王在下邳嘗見獲於操操特加禮遇厚結其

心而王恬不為動每以受劉厚恩為言一顯其功報書而去操深義之以操之雄猜陰快海內鉅人若楊孔表禰單咸不免於誅夷惟不敢加無禮於王任其去熟視而不追回忠義大節有以折服其心也而其時昭烈方孤窮奔走羈困無聊王獨冒艱危求故主有死無二古人謂士窮乃見節義此其心豈反覆市利要功者可同日語耶及其守荊州攻曹仁降于禁戮龐德威聲赫奕華夏震驚吳魏君臣畏懼之不遑遂相與謀襲荊州而王之父子竟以致命當是時王不死則荊州可以無失荊州不失則中原可以坐復

中原復則操不得以挾天子權不得以據江東矣漢之燼雖冷猶熾也乃天不祚漢卒使呂蒙之計行而荊州失守王業偏安信非人力所能為者王如彼何且荊州漢之土宇也荊州既為漢之土宇則昭烈可有而孫權不可爭也非可爭而爭之權一賊耳知權之爭荊州為賊則知王之守荊州為忠忠昭烈即所以忠漢而忠義大節有皎如日月者王亦何負於漢乎評往事者好以成敗論英雄謂拒婚東吳王之所以取敗固矣夫俗儒論史也孫權陽順陰逆其處心積慮未嘗一日忘荊州以妹聘昭烈而意在荆

州於母且相為欺隱尚何有於子之一婦翁也奸深
鄙劣王素薄其人肯少從其請耶從其請而兒女
私情微有牽制則忠義大節將有不自於天下者王
豈為是哉王之勛名在史冊遺烈在人心千百世凜
凜猶有生氣而吾靈石之民則樂慕忠義有出天性
而非強者頌祀之者非昭烈並坐則淫祠溷淆僭
妄褻誣恐神之有不妥也惟此祠幽深玄遠兩山
峭拔數百丈而川流其下迅急淵深山川包絡有
貌巍峩其地勝故其神靈既成而來觀者數千人
過客旅人莫不駐馬入謁致敬而去雖縉紳祭之

不為誦雖市井祭之不為僭而香火之盛將有大通
於三晉者是役也經始於萬曆乙亥八月告竣於丙
子十月財不稱費人不病勞余既紀其歲月而復扁
其門曰鎮安天險且以奠王之陰庇一方云

重修廟學記

河南在布政孔天徹撰

學校為治首務是以先王重之所以重天下之本也
靈石有縣縣有學未究厥始歲久傾頹再經水患廟
制既傾學宮亦然非所以崇明祀育賢才也賴川白
侯萬曆甲戌尹靈石比下車蒞學謁廟御明倫堂觀
舍宇大歎於懷慨然欲一新之遽未能越明年政通

人和節量儲積乃集諸生而語之曰廟廷禮樂之宗
學校風化之本二者交敝政焉出誠有司責也於是
奉上德意完財經費誦日鳩工以有為者董其役凡
殿廡宮墻多方繪飾啓聖祠戟門櫺星泮池庖廡重
加交易改觀若明倫堂敬一堂兩齋則綠甍趾新復
恢而拓之芹宮旁復鼎建二祠左曰名宦右曰鄉賢
又以餘功製二樓於學宮東南隅曰文昌曰魁星以
為諸生文明之助皆大書華扁以聳奇觀胥有裨
於士類者也且釐正器數百物具脩難以枚舉至於
所需之物隨用隨處其間或拓舊基或加新飾或易

棟梁或施甃砌高下有倫廣狹相準足侈前規而垂
後規金碧掩映丹堊交輝燁然炳然而廟學之制為
之一新由是師生相與周旋雍容於道義之門春秋
報祀亦將駿奔對越聿起夫明禋之敬每月朔望掣
講以驗勤惰休日考課第文行而上下之人材自此
而興科目以之而盛風移俗易士習亦端伊誰之功
與是役也甫再月餘厥功就緒民不知勞財不告費
非才識卓犖區畫有方曷以臻茲侯其知務者哉時
邑博桑君李君命諸生裴郁劉暢田一成王化李楠
走余請為記余素聞白侯之賢且美作邑之有道也

故不辭聞諸禮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又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孟子論王道之成而曰謹
庠序之教我

太祖高皇帝以六事責有司亦以學校次農桑蓋教
養二者雖切於民教化尤重俗吏不知而視如傳舍
此致治不足稱也已白侯之令靈石篤意愛民處官
如家多卓異之績受知上官褒加之典翕如矣乃倦
倦於興學校明教化以體先王重本之意固其所也
嗟呼爾多士知侯修學之績矣抑知侯修學之心乎
蓋學也者學為聖賢而已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

為之地忠信以為之基仁以為宅義以為路禮以為門
蕪耻以為垣墻六經以為戶牖昔我文清公薛氏奮
跡堯舜之鄉為一代心學之最以致知為入門以踐
履為實地明經適思學至樂地為今世真儒配食
廟庭是能遊聖人之門而上繼堯舜之統於不絕者
也士惟自修其學廣居吾居正位吾立焉大道吾行
焉則聖賢之堂奧可登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可覩
無無負於

國家建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也若徒以詞章絢
吾心以利祿媒吾志覬覦於趙孟晉楚之門是曠

安宅而舍正路圮基壞垣依聖賢之門戶以為奸是
朝廷立之而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為士者壞之竊
不為多士取也爾多士其早辨之哉

新建文昌閣記

工部主事王國楨撰 安邑人

庚子之秋七月余北上假道靈石入其境黎民相恬
以愉鼓腹擊壤其簡樸勤儉有蟋蟀之風焉將入
閣學博先生乃率諸俊彥揖余似有所吐既就館
則色喜而言曰敝邑之巽地霍山之麓形勢巉巖
蔚乎蒼蒼風氣鍾焉我公瞻顧人文捐俸銀若干建
閣於其上崇祀

文昌以恢一時之勝覽以昭千古之文明是不可以
無記也余唯唯三嘆曰於邠哉我公之澤乎公燕趙
名產連步子丑之科海內小山斗筮仕吾邑安邑真心
實政允稱豈弟父母作人而譽髦攸興一時堯李芬
芬辛甲魁解辰未甲第斌斌景隆愛民而億兆見休
救災恤患屏刑薄賦迄今棠陰之思且益永也言未
已而我公邀拜於是閣之上則見地宇弘濶規制爽
朗四門頽起八憲玲瓏棟宇如鳥革之峻起簷阿擬
翬飛之軒翔盤桓四顧其壁立萬仞而巋然於風塵
之上者恍高賢之峻絕一望無際而瑩徹於清虛之

表者宛達人之空洞金碧輝煌而燦朗於人之心目
者藹文章之富美冷泉閱其前如金湯之四塞而固
者殊壯直前之氣美哉茲地其因我公茲舉而益重
乎然祠之有取於文昌者何考之天文文昌麗光九
霄彰化六宇圖書之府其所司焉我公身先教化兩
地文翁醇醇平日與二三子設俎豆言詩書所在著
樸棧菁莪之化景風扇物鬱舒蟄奮當必有名賢接
踵相望於旂常鍾鼎之間遠之追蹤裴狄溫潞近之
比肩周韓揚薛以潤色當代則

文昌之靈我公之德赫於穹壤垂於金石將肖合矣
然則是閣之建是徒然哉公姓路字應治別號養虛
余王姓國禎其名也蓋與公有世講之誼云

重修淮陰侯廟記

知縣栢人路一麟撰

按志矣昉於金明昌間蓋四百餘祀矣余承之靈
石以祭矣嘗至此中瞻頽廟貌寢就敝圯愴然
有維新之意但慮董之者未得其人適二尹王君
來佐是邑余偶緣琴堂之餘與渠議及修矣而
三君即願領其事遂鳩工庀材爰加修焉正祠
稍稍補葺抱厦而下大加修治計是役也經始

於暮春告竣於季夏為工雖久乃祠則改觀矣王君
謂余宜有一言以記之余惟侯之鴻勳爛焉於史冊者
雖歷萬禩不可磨滅獨是以功高被誅夷吊古君子每為
之憤憤扼腕吁嗟扼腕者誰矣願有他志嘗每橫襟窺
往彼教誨之言出於告變者之誤未可知也然侯之離
禍亦有因焉猜忌如帝人人自危侯挾震主勇畧
富損之又損方可保身矧也四時之序成功者去矣
尚於稱孤後遯身泉石於以追踪披裘比迹泛舟豈
不休哉惜計不出此而亟亟尊顯沾沾呂鉅雲夢之遊
美屬岌岌而將兵多多益善之言又中帝心之忌蓋

侯未必忘乎帝眷帝之心實未嘗一日忘侯之雄故
今日淮陰明日未央室耶恨耶誰為侯解之耶予悲
侯以蓋世之功蒙不韙之名故於事之竣也聊寫此
以紀歲月寔以紓夙昔之懷云時萬曆辛丑歲也

上元令房公令終碑記

知縣穎人白夏撰

嗚呼此上元令房公平泉之墓也公之沒余既誌而
藏之幽室矣茲其兄平山公復請余再為之表樹諸
隧道以垂不朽按狀公諱韞玉字以輝別號平泉系
出唐房公玄齡之裔惟靈石一派繁而且著故公世
為本縣文殊里人自高祖以來居邑北索洲鎮魯祖

子鑑祖守旺父登皆淳誠質樸雅重鄉評公以公貴
贈新城尹母趙氏亦以公貴贈孺人公兄弟兩人長
即教授君韞金公其弟也公生有異質岐嶷穎敏督
學曹公竒之補弟子員上等即蜚聲黌校蔚有文名
嘉靖丙午以春秋舉山西鄉試十名主司仍錄其文
以為後學程式尋父母相繼遘疾公憂悵不安湯藥
親嘗後進每願天願以身代居喪哀毀踰禮諸凡可
自盡者無所不用其誠教授君時尚需次於庠公友
愛篤至事必咨謀後行而財無間於爾我鄉人咸服
其孝友丙辰春就選天曹授保定新城知縣捐俸修

學士子傾心咸戴革奸察隱銓曹策其最將為內召
新城權貴有忌之者乃量轉應天上元知縣上元京
邑政務叢委受制諸司其事勢又有難於新城者公
力任其艱益堅初志甫抵任奏革民間與光祿寺柴
夫等弊七十二事歲省民財以萬計視新城一無出
變民益德之為建生祠於聚寶門外復勒去思碑并
誌其利民之績薦剡中有謂其去思之詠隆於新城
循良之績著於赤縣者蓋紀實也在新城保薦五獎
勵二十有六在上元保薦七獎勵二十有三兩地俱
著有令名計年資聞望應被殊擢乃權要宿憾未釋

再為飛語中傷之遂以壬戌入覲落職士論不畢
公曰升沉顯晦命也即日西歸所得俸資徧周族戚
之貧乏者時教授君亦致政林下公日與之訓子課
農怡情山水非公事不入城市鄉里有忿爭者相為
解紛不使成訟其居鄉可法又如此公操行純潔材
能卓犖考其政惟與民慈惠用法平恕捍災禦侮無
負百里生民之寄而百姓仰德戴仁勒珉圖像若公
者誠當與愛甘棠浹峴山者相為媲美矣公生於正
德癸酉三月初田日卒於萬曆丙子八月二十五日
享年六十有四初娶翟氏蚤卒繼郭氏封孺人性天

貞烈心地幽閑事舅姑而盡蘋蘩之職相夫子而適
顯晦之宜以正德辛巳八月二十八日生因痛公之
沒哀毀不食甫及一載遂繼公而逝享年五十有七
公有子六長松縣庠生援例儒官次栢京衛千戶三
梧府經歷四欖監生五梓監生六樛縣庠生公之葬
以卒之年十一月初八日孺人之葬以卒之次年正
月初九日與公合葬焉嘻亦榮矣公墓在鎮南祖榮
之次乃系之以銘 銘曰

郁郁房公應運而生綿山孕秀汾水鍾靈奇氣夙成
雄才自煥摘采玄黃蜚聲藝苑棘園較藝筆掃千軍

魁名高掇冀北空群筮仕新城釐奸溥利加惠窮簷
不畏疆禦京邑晉秩益殫厥心安民惟惠綽有令聞
曰北曰南俱由畿甸在在棠蔭人心眷戀循良奏績
柄用方殷權奸鼓釁萋菲成文解組來歸克遂高蹈
表正鄉閭久升於道好述作配終始成貞蘭茅桂茁
有美其芬訓子成名持家一德裕後承前永光世業
方期永壽天胡災之斯文之喪不其在茲猗與索洲
佳城鬱鬱奎壁之間文光上燭慚予作令乃為公銘
有懷山斗不盡之衷

封新城知縣房韞玉孺人郭氏碑記

勅曰邑令於民最親志為易行然於事甚繁政亦難
舉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苟非其人曷足以稱朕
子惠元元之意也爾直隸保定府新城縣知縣房韞
玉論秀鄉闈授官宰牧綽有循良之譽蔚為茂異之
才茲書三載最績以聞用進爾階文林即錫之
勅命夫上下相安則不嫌於受任之久初終無替抑
何患閱歷之深尚益殫乃心聿圖遠効朕固有顯擢
以酬爾之勛也欽哉

勅曰婦從夫貴乃古之義也 國家彝典旌臣之勞
不遺其配嘉內助以勸順重齊體以厚倫厥繫豈微

貳爾直隸保定府新城縣知縣房韞玉妻郭氏克相
夫子惠我生民茲奏成績爾宜備貴特封爾為孺人
服命維新益勤交儆

重修冷泉關記

知縣仁和沈復禮撰

國家分土畫疆莫不因形勝郡邑天下且因地設險
以固吾圉故邊陲晏如而海內又安

成祖建都北平山西平陽為畿輔右翼而靈石之
冷泉關右捍衛平陽之重地也承平日久邊脩繕
弛隆慶丁卯之遊言寇壘內地冷泉失守而汾霍之間
戎馬生郊畿輔以至動搖則冷泉不但為平陽重且

且為畿輔重矣萬曆甲午改汾州為府而靈石隸焉
冷泉無守而平陽之門戶撤有識者憂之越二十年
而襄陵李都諫公深鑒往事念切維桑上封事直陳
冷泉為平陽鎖鑰剖決利害分析機宜不啻列眉指
掌上可其議於是平陽有靈石如故然關之城垣樓
雉日就傾則險何足恃適余承乏為令曷敢不為綢
繆計稽往牒嘉靖終有修葺之役府檄霍隄洪趙八
州縣協其工貲夫役派之民戶余甲議上台築廩粟
藏金為工庀材畚鍤之役計工予值與巧斲者埒無
不樂趨事者日率尉劉巡檢沈程度而指受之增建

官舍六角樓二壁壘碑堞視昔固麗有加始於丁巳
三月六日迨五月之晦甫兩月而竣費白銀十有三
金粟一百七十石不勞民擾隣而幸以集事天險
屹然庶幾執一人當之萬夫莫開也雖然設險以待
暴客古有明訓若恃險而忘民隱司牧之謂何余碌
碌無狀有愧西河不能無望於嗣守者之保障也謹
勒貞珉用俟來茲

介廟禱雨靈應記

邑宰後進張尊美撰

綿山之麓距縣治舍餘紮惠矣廟存焉昔晉文以從
龍有功隱此不言祿因以綿上田封之至人血食不絕
鄉人慕其風從而廟之宮殿門廡稱制規模森嚴非
淫祠者比俗傳私雨澤民有禱必應地方遇旱歷年
尹縣者皆禱於此十應八九壬子夏連月不雨幾無
禾邦人恐焉

縣大夫侯宗師憂民之憂步禱其地及為壇致祀齋
變食服明衣寢必就壇其誠與鬼神通不二日而雨不
數日而又兩大降雪霑四境霑足商樂於市農怵

於野僉謂介神之私致若斯也嗚呼神何所私雨亦何能私也哉傳曰山川為雲雨出沒之所古昔盛時咸致雩禱是山川者陰陽之氣所鍾雲雨者山川之氣所成也若然則禱之山川足矣何以雨了廟為蓋潔惠之風節耿耿不喪與所封之地氣通是潔惠之氣即山川之氣 縣大夫之職為東綿主感之輒應職是故爾稽昔木官之臣少皞氏之子重生有功德於民後封其神曰句芒以司木顓頊氏之子黎生為掌火之臣後封其神曰祝融以主火若尊收之主金玄冥之主水句龍之主后土非五行之質而皆五行之神也

頊三代以後歲時告愆致祭五祀世守為常與非敢求之幻渺不測之中出茲以觀潔惠之附氣與綿皆此道也諺傳其私雨澤民或在斯乎要之神何所私雨亦何能私也哉又七月 日復至其地報雨誌喜命文以記云

附識祈禱之說世競尚焉一遇旱災而戴祀鎖奔媚淫祠事遂誣惑民義盡廢謹此謬見疏其源流安於愚谷有以戒云

